

第一章 涅槃新生

上古有兩生鏡，以生祭之，可換涅槃新生。丹穴之山，有鳥焉，其狀如雞，五彩而文，名曰鳳凰，鳳凰於梧桐棲，立兩生鏡之上。

京都此時繁華落盡、草木凋零，皇城之巔，血染的戰旗插在城牆之上，城上城下伏屍百萬、血流成河。

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西北的風沙未停天氣卻已驟變，大軍壓境，此時的無終城早已是一座空城，將士們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只剩下這最後的一道城門。

北方天地遼闊、夜色蒼茫，無盡的漫漫長夜之下，敵軍一聲聲震天的喊聲劃過蒼穹，伴隨著「崩」的一聲悶響，北楚的天徹底變了。

今日，歷經百年、雄霸北方的北楚國，易主了。

城牆之上，蕭與哲望著滿目瘡痍的城池下那數不盡壓境而來的大軍，夜色之下，他們手中的火把將天空映得亮如白晝，最後的城也破了。

蕭與哲的手緊緊握著長劍，寒光凜凜的長劍上流淌著尚未乾涸的血液，滴答滴答，順著劍刃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。

無終城，皇宮的落華軒內。

鳳朝陽端坐在椅子上，三千青絲梳理得一絲不苟，鳳冠端端正正的立在頭頂，正紅色的霞帔穿戴得整整齐齊。

不一會蕭與哲提著劍跌跌撞撞的走了進來，他看向鳳朝陽，嗤笑出聲，「皇后。」他慢慢的走過來，驀然伸手握住她的下顎然後壓低頭顱與她對視，「蕭景堯來了，妳是不是鬆了一口氣？」

「本宮以為，會是宸妃鬆了一口氣。」鳳朝陽慢慢的抬起眸，對上蕭與哲佈滿頹廢的雙眼。

「朕，已經殺了她。」蕭與哲緊緊捏著鳳朝陽的下顎，突然猙獰的笑了起來，「不知皇后可還滿意？」

鳳朝陽輕蔑一笑，「你以為殺了宸妃，蕭景堯就會放過你嗎？」

「錯！皇后，妳又錯了！只要妳還活著，蕭景堯便不會動朕。」

鳳朝陽看了看已經處在崩潰邊緣的蕭與哲，移開雙眸，她不想再聽他的瘋言瘋語。最後的城破了，他瘋了一樣的殺了所有人——妃嬪、宮女、內侍，包括他費勁心思從自己皇叔那裡搶回來的宸妃。

只剩下她，一個他利用了半生的女人，一個他在太平盛世連看一眼都覺得厭惡的女人。

「皇上，你知道嗎？本宮的姊姊仙逝了，因為你最寵信的臣子。為了你的萬里江山，本宮的長兄戰死沙場，如今你要本宮活著，是為了你最後的苟延殘喘嗎？」

「朕說過，妳姊姊的死是個意外。」

「意外？那為何我姊姊剛走，鳳朝玉就嫁入了丞相府？」

鳳朝陽慢慢站起身，向一旁的燭臺走去，搖晃的燭火映在她的臉上，卻早已沒有了當年初入王府時的靈動誘人。

鳳朝陽看著燭臺慢慢勾起唇角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燭臺倒了，熊熊的烈火沿著地面

上事先灑好的油一瞬間燃滿了殿內每個角落。

蕭與哲想跑出去，卻一下被掩沒在火海中。

「當年我執意嫁與你，連累了我鳳府滿門，如今我父兄戰死沙場，為的是你的江山泰業和百姓的太平盛世，而你卻不顧禮法強娶自己叔叔的妻子，如今兵敗城破，你與我誰可苟活？」

大軍到的時候，大火已經燒毀了整個大殿，屍體與鮮血被掩埋得乾乾淨淨。

蕭景堯面色陰沉的穿過人群，駐足在殿外，良久，他轉身走出巍峨的城牆。

上古有兩生鏡，以生祭之，可換涅槃新生。

剛至寒冬，北楚便迎來第一場大雪，大雪過後，玲瓏閣的梅花迎雪綻放，點點香氣在銀裝素裹的天地間飄蕩。

「姑娘可醒了？大姑娘要來了。」精緻厚重的簾子被人撩起，一個穿著嫩綠色夾襖的丫鬟走了進來，手中捧著一大束半開的紅梅，一時間房中瀰漫著淡淡梅香。

「噓！」屋內站著一個年齡稍大一點的丫鬟，看著綠衣丫鬟走進來皺了皺眉，低聲呵斥道：「小聲點！別吵到姑娘。」

綠衣丫鬟撇了撇嘴，卻也不敢說什麼，悄悄的走到一旁，將紅梅插入書案上白色的陶瓷花瓶中，然後沉默地站在大丫鬟的身旁。

到底是年齡較小，不一會，綠衣丫鬟就壓低聲音對大丫鬟說：「子衿姊，都這個時辰了姑娘還不醒，莫不是昨日席上喝多了？」

子衿看了看旁邊的海棠，又看了看沉睡的鳳朝陽，問道：「大姑娘何時來？」

「白露姊姊方才來傳時大姑娘就出門了，現在約莫要到了。」

子衿點了點頭，吩咐道：「傳洗漱吧。」

「好。」海棠撩簾跑了出去。

子衿緩步走到床前，撩起薄薄真絲紗帳，隨著紗簾的擺動能聽見一陣陣細碎的鈴鐺聲，奈何床上的人睡得太沉竟沒有一絲反應。

「姑娘醒醒，大姑娘要來了。」子衿輕喚著鳳朝陽，可是此時的她沉睡著，沒有絲毫反應。

鳳朝陽站在奈何橋頭，四下茫茫無路可走，父親與兄長戰死，姊姊死了，她也自盡了，一切的一切，不過是因為蕭與哲昏庸，奪了自己皇叔的妃子。

皇叔造反了，勢如破竹，將蕭與哲的昏庸朝廷一舉滅掉，而她作為皇后，她的家人領軍抗敵，全部死於戰亂。

宮殿裡，蕭與哲失心瘋般殺了所有人，包括他費勁心思搶來的宸妃，卻將她留下當成蕭景堯談判的籌碼。

可笑至極！他搶了別人的妻子，最後卻想用自己的妻子贖罪嗎？

突然遠處傳來一陣鈴鐺聲，由遠至近，從縹緲至清晰，鳳朝陽循聲望去，混沌之中乍現一束金光，金光中站著一個人正向她招手。

鳳朝陽順著光線走去，走近了才看清是個落魄的道士，衣衫破爛，身形單薄。

「姑娘可是鳳朝陽？」

道士開口了，竟叫她姑娘？

鳳朝陽伸手撫上臉頰，自嘲的笑道：「姑娘？哪有我這般模樣的姑娘？」

道士沒說話，只是拿出一面鏡子，那鏡子十分精緻，不似凡物，縱是鳳朝陽貴為皇后多年，見過天下無數珍寶，也被這面鏡子的材質與外觀所震驚。

「姑娘看看鏡中的人，可是妳？」

鳳朝陽接過鏡子，緩緩的望向鏡中，目光剛落在鏡上便忍不住渾身顫抖——鏡中那個青蔥少女不是她是誰！

可是……可是她已為人妻多年，死時更是狼狽不堪，怎麼會？

「道長，這是……」鳳朝陽持鏡子的手不住顫抖，完全不敢相信鏡中景象。

「姑娘莫驚，鳳凰涅槃而生，寄靈魂於兩生鏡之內，以生祭之，可換新生。貧道有一位朋友用兩生鏡換姑娘新生，前塵往事已落為塵埃，還請姑娘珍重此生，切莫重蹈覆轍。」

道士的聲音逐漸飄遠，鳳朝陽只覺頭越來越重，恍惚片刻便一頭摔倒在地。

「好香……」鳳朝陽呢喃著，呼吸間充滿了梅花的清香，讓她想起玲瓏閣外那一片梅林，每至凜冬時節閣中便充滿梅香，香氣濃郁得可以飄散到府中的每個角落，若是還能回去便好了……

站在一旁的子衿聽到鳳朝陽好似呢喃的聲音，俯下身輕聲問道：「姑娘，您說什麼？」

「好香……」

「姑娘？醒醒，大姑娘要來了。」子衿提高聲音，輕輕搖晃沉睡的鳳朝陽。

鳳朝陽只覺得有一股力量把她從混沌中拉了出來，一瞬間周圍的世界都清晰了，她吃力的緩緩睜開眼睛，入目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緻帳紗，還有上面一個個晶瑩剔透的玉鈴鐺。

淚，一下子湧出了眼眶，鳳朝陽呆呆的望著鈴鐺。

「姑娘！您怎麼了？哪裡不舒服嗎？不要嚇奴婢啊！」站在一旁的子衿看鳳朝陽醒來便哭成了淚人，著實嚇了一跳，轉身便要去請府醫，卻被鳳朝陽一把拉住。

「子衿？妳怎麼在這？」

子衿聞言一下子哭了出來，「姑娘，您到底在說什麼，莫不是昨日喝多了傷了腦子？您可千萬不要嚇奴婢啊！」

子衿是鳳朝陽的陪嫁丫鬟，上一世為了她死於後宮爭鬥之中，如今見她站在自己面前，鳳朝陽便以為人死之後，生前相識的人又聚到一起。

「姑娘，您千萬莫說胡話，好端端的您怎麼會死？」子衿聽了哭得更甚。

子衿這話一出口，鳳朝陽便愣住了，剛剛站在奈何橋頭的記憶湧了上來。

沉吟了許久，她伸手替子衿擦眼淚，溫熱的液體刺激著她的感官，她真的如那個道士所說，重來一世，真的，還活著……

鳳朝陽慢慢起身，環顧玲瓏閣內一件件熟悉無比的擺設。她曾經最愛的妝奩，窗前的楠木條案上照著她的習慣放著一束半開紅梅，遠處的屏風上依舊繡著大朵大朵的海棠花，嬌豔豔的裝飾著房間。

南邊書架上擺滿了父親和姊姊從各處搜集來的好書，只可惜都被她束之高閣，連帶著丫鬟們都不在意，有些架子上竟落了些浮灰。

這裡的一切都沒有變，還是原來熟悉的模樣、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，可是曾經那只顧著自己的幸福，將家人的性命、將家族的榮辱全然拋在腦後的小女孩不見了。這一次，她要好好保護她的家人，讓那些曾經傷害過她的人，一一付出代價。這北楚的天，終究是要變一變了！

鳳朝陽平靜的站著，眼底卻是藏不住的波濤洶湧，子衿站在一旁，這會眼淚已經被她壓了回去，她躊躇許久，終是忍不住開口，「姑娘……」

鳳朝陽聞聲回頭，看著身後雙眼紅腫的子衿，微微一笑，「嚇到妳了？」

子衿聞言又紅了眼眶，「嚇死奴婢了，您昨日在平王的壽宴上喝得大醉，奴婢以為、以為您……」

子衿後面的話沒說，但鳳朝陽能夠猜到。

平王的壽宴？平王便是還未登基的蕭與哲，她記得上一世，在她嫁給蕭與哲的前一年，也是她認識蕭與哲的第一年，在他的壽宴上喝得大醉，連如何回府都不知道，也是從那次宴會之後，全京城的貴胄都知道鎮北大將軍的嫡女癡戀平王殿下，在其壽宴上喝得不省人事，沒有一點點女兒家該有的矜持自重。

今年是元嘉四十九年，她是元嘉五十年冬才嫁給蕭與哲的，也就是說，離她嫁給蕭與哲還有一年，她還未向姊姊和父親開口坦白，也沒央求父親去求聖上指婚。好在一切都還來得及！

「我沒事。」鳳朝陽看著又要流淚的子衿，回以安慰一笑。

這時厚重的簾子被撩起，海棠領著一眾小丫鬟進來，看見已經醒了的鳳朝陽，俯身請安，「姑娘，洗漱已經備好了。」

洗漱過後，子衿和海棠留下來為鳳朝陽更衣，其他小丫鬟悉數退下，房內再次恢復安靜。

鳳朝陽坐在梳妝檯前，看著鏡中年輕的面孔，手指不覺撫上臉龐。

自她嫁給蕭與哲後，短短幾年，她衰老了數十倍，不單單是奪嫡之路勞心勞力，更重要的是蕭與哲對她的無視與冷漠。

她是因為愛情嫁給蕭與哲的，但是這段勉強來的姻緣讓她在日後受盡苦楚，也讓鳳家從此萬劫不復。

子衿將首飾匣子一一打開讓鳳朝陽挑選，鳳朝陽將目光落在匣子內，從小到大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因為她是鳳府嫡女，因為她有愛她如命的姊姊和父親。

鳳朝陽拿起一根羊脂玉簪在髮間比劃，然後遞給身後的海棠，「就這個吧。」

海棠俯身接過，「奴婢也覺得大姑娘送的這個簪子好看，比四姑娘她們送的好的多。」

身後子衿清了清嗓子，瞪了一眼海棠，「姑娘，您今天想梳什麼髮髻？」

海棠被子衿這麼一瞪，馬上反應過來自己說錯了話。

整個將軍府誰不知道五姑娘不喜歡自己嫡親的大姊，倒和二房庶出的姊妹們打成一片。

「隨便梳一個吧。」鳳朝陽語氣平淡，好像沒有因為海棠的話有所反應。

「那就燕尾髻吧，和您今日的簪子配。」

子衿梳得一手好頭，為人穩妥又忠心，可惜上一世她有眼無珠，因為鳳朝玥和鳳朝玉幾句挑撥，便把子衿打發到底下的莊子，後來是姊姊命人把子衿帶回來的，為此她還和姊姊大吵一架。

再後來她嫁給蕭與哲，子衿是她的陪嫁丫鬟，處處為她著想，並未因之前的事對她產生任何隔閡，後來她離宮和親，回來時子衿已經被處死，理由很簡單——以下犯上，冒犯宮嬪。

她知道，無非是宸妃她們想要拔去她的羽翼，她亦知道她欠了子衿太多，可惜為時已晚，這一世，她定要護她周全。

子衿見鳳朝陽望著鏡中發呆，猶豫開口，「姑娘，大姑娘之前命人傳話，說來看看姑娘……」

鳳朝陽聞言一怔，隨後只覺得眼眶一熱，若說虧欠，上輩子她欠得最多的便是姊姊，為了她所嫁非人，以京城第一才女、鎮北大將軍嫡長女的身分下嫁給一個無名小卒，最後也因為她而捲入宮廷之爭，受辱而死。

子衿見鳳朝陽不說話，暗暗在心中數落了一番海棠，又開口勸道：「大姑娘知道您昨日喝多了，很是擔心，一早便叫人來傳話……」

鳳朝陽強忍住眼淚，吩咐道：「姊姊這麼早來怕是還沒用早膳，告訴膳房多備份碗筷。」

子衿和海棠聞言皆是一喜，海棠更是直接跑出去吩咐。

鳳朝陽看著子衿和海棠的反應，在心中自嘲，當年她是多麼的傻，連海棠這個丫頭都能看出來誰是真心誰是虛情，偏偏她看不透。

子衿將簪子插入鳳朝陽髮間，然後扶她起身，「姑娘，其實……大姑娘很關心您的，不比四姑娘差。」

鳳朝陽當然聽得懂子衿的意思，點了點頭，「我知道，姊姊是最疼我的。」

話音剛落，簾子便被人撩起，一個妙齡少女走了進來，她身著一件素色錦衣，從衣襖至腰身是一朵朵栩栩如生的玉蘭繡於其上，隨著她的步伐似有暗香浮動，身上披了件毛色雪白的大氅，多少裹著些許屋外的嚴寒。

她一臉急色，進門看見已經穿戴好的鳳朝陽略略鬆了口氣，走上前去拉住鳳朝陽的手，「頭疼不疼？姊姊給你燉了雞湯，一會喝了。下回莫要喝那麼多酒了，若傷了身體可怎麼好，知道嗎？」

從少女進門開始鳳朝陽便愣在原地，往日的記憶鋪面而來，少女的溫度從手上傳來，她不禁低下頭，怔怔的看著。

鳳朝歌見鳳朝陽低頭看著自己拉住她的手，忙小心翼翼的鬆開，生怕惹她不高興。一旁的子衿看了很是不解，明明剛剛姑娘還說留大姑娘吃飯，怎麼這會又生氣

了？

看著神色緊張的鳳朝歌，再看看沉默不語的鳳朝陽，子衿在一旁忙打圓場，「大姑娘您可來了，姑娘剛剛還說大姑娘出門急，肯定沒用早膳，請大姑娘在我們這用早膳，已經準備好了，請姑娘們用膳吧？」

鳳朝歌有些不信，正狐疑的看著鳳朝陽，沒想到下一瞬鳳朝陽就拉起她的手，抬起頭時眼眶還微微泛紅，「姊姊，我們去用早膳吧。」

看著鳳朝陽微紅的雙眼，鳳朝歌不免擔心，「怎麼了？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」

「沒有，就是感動，一早起來就能喝到姊姊熬的雞湯。」

這下子不僅鳳朝歌疑惑，連帶屋裡所有的丫鬟婆子們都疑惑了——五姑娘何時與大姑娘這般好了？

雖然都很疑惑，其中也不乏有欣慰的——五姑娘終於看清現實，知道大姑娘的好了。

鳳朝歌和鳳朝陽一起用膳時，見鳳朝陽把她送來的雞湯喝了個乾淨，高興得不行。要知道，以前她熬的湯不是被鳳朝陽倒掉就是賞給下人，今兒可是頭一次，加上她無意間看見鳳朝陽髮間的簪子，更是心中一喜。

吃了飯，姊妹倆便打算一起去給祖母請安，出了玲瓏閣，風雪撲了上來，好在她們有上好的狐裘裹著，倒也不覺得冷。

白狐是兩人的大哥鳳朝豐在西北獵的，給姊妹倆各做了一件大氅，毛皮和剪裁如出一轍，唯一不同的便是尺寸。

裹著狐裘，鳳朝陽想著，大哥時時刻刻照顧著她的情緒，可她當年不知，偏聽偏信，以為大哥和父親都偏愛姊姊，嘔氣不與他們親近，現在想來真是蠢得可以。玲瓏閣外是一片梅林，火紅的梅花在冰天雪地間綻放，鳳朝陽瞧了眼便對鳳朝歌說：「姊姊，一會我讓下人折些梅花送到妳那去，妳不是喜歡梅花嗎？」

鳳朝歌一怔，之前她也向鳳朝陽開口要過一束梅花，只是被鳳朝陽藉口開花少推托了，如今聽她這般說，下意識的回應：「好不容易開的梅花，折了多可惜，整個京城除了妳的玲瓏閣和郊外，怕是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梅林了。」

「其實這個也不難，我讓花匠移植一些去妳那，等過了今冬，明年也能成林。」兩人說著說著便快到了目的地，再過一個水上石橋便是荷風堂，正是鳳老夫人住的地方。

冬日湖面結了冰，若是在夏日，湖中荷花盛開，真真有荷花十里、飄香百丈的氣勢，鳳老夫人的宅院就坐落在池塘邊，夏日風過，滿園荷香。

姊妹倆剛過了石橋，便聽到身後有人呼喚，聲音聽著像是二孀。

兩人轉過頭便瞧見一個身著墨綠色雲錦、珠釵滿頭、模樣富貴豐腴的女子疾步走來。

見兩人回頭，那女子步伐更快，還未走下石橋便道：「朝陽啊，孀孀聽說妳昨日在平王殿下下的壽宴上喝醉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鳳朝歌聞言眉頭微蹙，「二孀的消息倒是挺靈通的，不過是宴上喝多了些，倒也勞您記掛。」

並非鳳朝歌多心，昨日之事她略有耳聞，妹妹朝陽因癡戀平王，在宴席之上醉酒，此等流言對於朝陽這樣未出閣的姑娘影響甚大，她聽了雖心急，卻不敢直接去問妹妹，生怕朝陽聽說此事傷心。

現在聽了二孀的話，想來她也有所耳聞了，怕二孀不懷好意，乾脆出言打斷。侯凝珍聞言先是一愣，隨後親熱的笑道：「我這不是擔心小五嘛，小孩子家家的喝那麼多酒，還是在平王的壽宴上……」

侯凝珍話未說完，便被鳳朝陽打斷，「多謝二孀掛念，我現在酒醒了，並沒有什麼不適，倒要多謝平王殿下府上的好酒。」

「是啊，平王殿下多英俊神武的人啊，他府上的酒怎會差了？」侯凝珍一聽鳳朝陽的話馬上藉機恭維。

鳳朝陽在心中冷笑，說是擔心她的身體，卻句句離不開平王，如此明顯的用心為何她當年就看不出呢？

她之所以嫁與蕭與哲，除了那次春闈相救，更多的是因為侯凝珍。母親生她時難產去世，祖母和姊姊對她太過嚴厲，只有二孀縱著她，所以她便與二孀親近。及笄後二孀總是在她面前提起平王，提起各種平王的好，再灌輸她知恩圖報、以身相許的觀念，所以後來她真的愛上了平王蕭與哲，可這愛，卻將家族綁在蕭與哲這條大船上，蹺了這流血百萬的奪嫡渾水。

蕭與哲登基後，二孀的兩個女兒都進了宮，結果她不過是在為別人做嫁衣。

鳳朝陽微微一笑，「二孀，時候不早了，祖母應該起了，我們去伺候洗漱吧。」說罷便轉過身，和鳳朝歌一起向荷風堂走去。

侯凝珍不想自己剛開口聊起平王，鳳朝陽就毫無興趣的轉身離去，這不是她平日的態度啊？

看著兩人漸行漸遠的步伐，侯凝珍立馬追了上去，「小五，妳等等二孀。」

第二章 奪回管家權

姊妹二人剛進入堂內便有僕人上前接過兩人脫下的狐裘，掛在一旁。

許是早上耽誤了點時間，兩人到的時候，鳳老夫人已經梳洗好坐在堂前的太師椅上聽底下的小輩們說話。

見鳳朝陽和鳳朝歌進來，她忙招手，「朝歌和小五過來了？快到祖母這裡坐，妳們姊妹倆用沒用早膳啊？祖母這做好吃的。」

鳳朝歌聞言忙走上前去扶住鳳老夫人的手，坐在她的身邊，「用過了，在朝陽那裡用的早膳，那丫頭昨兒貪杯了，難得今早還起得來，就一心想來給您老人家請安。」

鳳朝玥和鳳朝玉本來坐在一側，見鳳朝歌姊妹一起過來，起身行禮，又聽見鳳朝歌今早是在鳳朝陽處用的早膳，私下對望了一眼，心想著不知她們姊妹倆何時感情好到能共進早膳的地步。

「是嗎？是什麼樣的好酒讓我們小朝陽貪杯了。」鳳老夫人笑咪咪的，一派慈祥。

「祖母，這個酒啊，說來倒還真的奇特，不似尋常。」一邊的鳳朝玥適時插話。她今日穿了一件嫩粉色的錦衣，袖口繡著蓮花，遠遠望去還真有出水芙蓉的感

覺。料子和她娘穿的一樣是錦州雲錦，那可是緊俏貨，外面多少京城貴女搶著要，不想二房庶出的媳婦姑娘倒是人人一件。

「怎麼個不似尋常？」鳳老夫人倒是因她這個說法起了好奇心。

鳳朝玥雖不是她的親外孫女，但也是小輩，人又乖巧，鳳老夫人心慈，一向一視同仁，從不因出身低微虧待了庶出的兩房。

「這酒呢說來也怪，若是無情的人喝了，便無事，若有情人喝了呢，那就是大事。」鳳朝玥忽然笑得曖昧，目光時不時掃向鳳朝陽，在座的眾人只要不是傻子，都明白她的意思。

鳳老夫人年紀大了，向來不關注這些瑣事，聽鳳朝玥這麼一說，更加糊塗，「玥丫頭，有話你就直說，這樣繞來繞去的，聽得祖母頭疼。」

「哎呀，祖母，我姊姊說的這酒啊，叫忘情酒！」

接話的人是個年歲不大的小姑娘，身穿一件水藍色長裙，外面套了件乳白色帶兔毛鑲邊的夾襖，是鳳府中年紀最小的姑娘，也是二房的出身，和鳳朝玥是同一個娘親。

鳳朝玉此言一出，屋內各種表情，有了然的、有嘲諷的、有看熱鬧的，也有茫然聽不懂的。

鳳朝陽聞言馬上變了臉色，她自進屋以來一直保持沉默，這滿屋熟悉的氛圍，讓往日的記憶如潮水般湧出。看著面目和善的祖母，她幾次忍住流淚的衝動，當日她暗戀平王殿下成癡的消息傳入祖母耳中時，祖母先是派人打聽一番，隨後把她叫到身邊，勸她回頭——

「平王殿下天之驕子、皇室親貴胄，小五看人的眼光不錯，但平王殿下終究是皇子，日後妻妾成群，不一定能一直對妳真心實意，況且皇家規矩多，拘束著一點也不自由。祖母不盼妳日後能夠極貴光耀門楣，只盼妳平安快樂。」

當年，所有親人都不看好她嫁給平王，就連最疼她的祖母也從中阻攔，鳳朝陽心中更氣，以至於甩下一句「你們就是看不得我好，嫉妒我做王妃，想讓我嫁一草民了事！」

說完便生氣離開，出嫁前更是再沒來荷風堂請安過，惹得祖母傷心大病一場，再之後祖母的身體便一日不如一日。而她嫁給平王的第二年，祖母便去世了，那時她終於體會到祖母所說的話，平王對自己不上心，每日還要守著皇族規矩，在外幫他奪天下，在內又和一群姬妾勾心鬥角，度日如年。

鳳朝玉話音一落，鳳朝歌馬上沉下臉呵斥道：「六妹妹今兒才多大？還未及笄的小姑娘整日將情愛掛在嘴邊，不成體統！」

鳳朝玉聞言委屈，又不敢明言反駁，只得在底下小聲嘀咕，「我哪兒日日掛在嘴邊了，一句都不讓人說，還不是心中有鬼。」

侯凝珍一聽自己女兒受了委屈，自然不幹，「朝歌，妳也太較真了，玉兒不過開句玩笑，她小小年紀還不懂事，妳是大姊，好歹得讓著妹妹吧？」

「是啊，大姊，我妹妹還小，不懂事，妳何必和她一般見識呢？」見母親開口，鳳朝玥也插嘴說道。

娘倆幾句話倒把罪名扣在鳳朝歌頭上，本是鳳朝玉小小年紀說話不成體統，現在反倒成了鳳朝歌身為大姊不懂得寬容妹妹了。

鳳朝陽只覺得無比可笑，不知道她上一世到底是如何信任她們的？

「不知道這將軍府什麼時候如此不懂尊卑規矩了。」鳳朝陽目光清清冷冷的掃過侯凝珍母女三人，然後看向鳳老夫人，俯身行禮，「給祖母請安。」

「哪那麼多規矩，快起來。」鳳老夫人忙抬手，讓一旁的下人扶鳳朝陽起來。

「謝祖母。」鳳朝陽起身，繼續將目光落在侯凝珍三人身上，「二嬸，我記得您是掌管公中的吧？」

「是啊，怎麼了？」侯凝珍不甚在意的答道，語氣理直氣壯。

將軍府一共四房，大房和四房是鳳老夫人所出，二房三房是侍妾所出，由於鳳老夫人仁慈，都一視同仁，再加上鳳朝陽的爹爹和四叔都是征戰沙場的武將，並不在意那些細碎禮節，也沒分家，就這麼一大家子過著。

鳳朝陽的母親因為生她難產而死，四嬸也是將門出身，一直隨四叔征戰沙場，所以偌大的將軍府就沒有掌家的媳婦。鳳老夫人日益年老，對這些瑣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看在二房媳婦侯凝珍能幹的分上，便將這管家的活交給她幹。

起先侯凝珍做得不錯，可惜人都有貪念，一旦有了權力，本性便暴露出來，時日久了二房慢慢起了心思，這壞心眼一起便像滾雪球一樣與日俱增，到了後期更是一發不可收拾，甚至做出手足相殘的事來。

「我想著姊姊已經及笄兩年，是時候從二嬸手中接過管家權力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荷風堂內一片安靜，原本和鳳老夫人說笑的鳳朝歌抬頭望向鳳朝陽，眸中滿是詫異。

鳳老夫人也抬起眼，盯著鳳朝陽看了一會，並未開口。

侯凝珍更是一愣，這話題來得突然，完全出乎她的意料，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倒是鳳朝玉最先打破沉靜，大聲吼道：「妳想都別想！」她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，好像公中真的成她家的了。

「玉兒，別亂說話。」侯凝珍到底是三十多歲的人了，還沉得住氣，她大腦飛速盤算，然後笑了起來，「小五說的對，二嬸是該將這掌家之權交給朝歌，只是……朝歌現在有些不合適。」

「怎麼個不合適？」鳳朝陽挑眉反問。

「朝歌都已及笄兩年，馬上就要嫁人了，這管家之人換來換去的，一來不利於府中穩定，二來也是麻煩。」

鳳朝陽點了點頭，好似若有所思，「二嬸說的對。」

見此，侯凝珍鬆了口氣，心下冷笑，不過是個小毛孩子，幾句話就哄好，想從她這裡拿走管家權，作夢！

侯凝珍臉上揚起笑容，剛想再說些什麼便聽鳳朝陽說道：「正是因為姊姊就快嫁人了，所以才更應該接管掌家權，日後姊姊嫁人自是要當家理事，早學為好。」

鳳朝陽這話說得無可厚非，鳳朝歌嫁人之前必須學習這些，此時提出也正合適。

「若是朝歌想學，二嬸可以手把手的教她，二嬸掌管公中多年熟悉的很，自是傾

囊相授不會有一絲隱藏。」

「再怎麼教，也沒有實實在在練過的好，更何況姊姊嫁人後還有我，日後公中的事就不必二孀費心了。」鳳朝陽頓了頓，隨後略帶嘲諷的輕笑一聲，「再說，將軍府的管家之權也不能讓一個庶房夫人一直管著，說出去會讓人覺得我們將軍府不懂規矩。」

侯凝珍被鳳朝陽後半句話一噎，她最恨的便是這庶子媳婦的身分，不想今日被鳳朝陽來回拿捏，更藉此一口氣要了她的掌家之權。將軍府一向一視同仁，嫡出庶出本無太大區別，再者小五一向最與她親近，不知今日是發什麼瘋？

難道是知道了她與平王的計畫？侯凝珍想到這馬上否定，她與平王隱藏之深連她自己的女兒都不知道，更何況是鳳朝陽？

「小五妳看，二孀掌管公中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妳不能一下子奪走二孀的辛勞付出啊！」侯凝珍見硬的不行，馬上服軟。她知道，小五是心最軟的，若她開口，鳳朝陽必定答應。

可惜她錯了，她還以為鳳朝陽是閨閣中天真的姑娘，可如今的鳳朝陽是經歷過腥風血雨的奪嫡、站在最高處受天下百姓朝拜的皇后，是經歷過他們無情背叛，親人慘死的復仇者。

此話一出，鳳朝陽當即冷笑一聲，「二孀的辛勞，我當然看在眼裡，錦州雲錦千金難求，祖母都還沒有，您和四姊姊倒是一人一件。」

「妳、妳！」侯凝珍一下子被鳳朝陽噎得說不出話來，她這分明是在指責她不孝啊！

「我娘和姊姊的這個哪有妳的白狐大氅值錢！」鳳朝玉憤憤說道，語氣中滿是嫉妒。

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每天來我這裡就是吵吵吵，當我這個老太婆不在了嗎？」鳳老夫人用力的用拐杖捶了捶地，呵斥道。

「祖母！」鳳朝玉不服氣的說道。

「好了，都別吵了，小五說的有道理，朝歌確實是該學管家了，老二家的這兩天便把公中交出來吧。」鳳老夫人起了身，拄著拐杖向屋內走去。

鳳老夫人一走，侯凝珍微變了臉色，「小五，二孀對妳不薄，一向如親生女兒，妳今日為何要和二孀作對？」

「二孀說話言重了，我是看二孀最近實在繁忙，連女兒都不知如何教養了。」

「妳……」侯凝珍此刻雖然心中恨死了鳳朝陽卻也不敢徹底撕破臉皮，畢竟平王殿下那邊還沒交代呢。

「好了，當著下人們的面成什麼體統。」將鳳老夫人送回堂內的鳳朝歌回到堂前，看了看侯凝珍。雖說侯凝珍長了一輩，到底是庶出的媳婦，地位有別。

「鳳朝明出言不遜，去佛堂跪三個時辰，好好悔過。鳳朝玉，念在妳年幼，只罰奉半月，閉門思過。」鳳朝歌看了看站在侯凝珍身後的兩個妹妹，淡淡說道。

「妳還沒掌管公中呢，憑什麼罰我們？」鳳朝玉是個沒腦子的主，立馬出言頂撞。

「就憑我是將軍嫡長女、當家的大房姑娘！」鳳朝歌冷冷的看了一眼滿臉通紅的

鳳朝玉，轉過頭，「鳳朝玉不知悔過，罰俸一個月。」

鳳朝玉還想說什麼就被身邊的鳳朝玥攔住，鳳朝玥與鳳朝玉不同，鳳朝玉是個沒腦子的主，相比之下鳳朝玥識時務的多。

侯凝珍看著鳳朝歌姊妹，語氣不再友善，「朝歌，事情不要做得太絕，到底是一家人，何苦相逼呢？」

「二孀言重了，我不過是秉公處理，何來相逼？」

說到底，侯凝珍還是有些忌憚鳳朝歌，她是將軍的嫡女，地位高於自己，又深得鳳老夫人喜愛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與鳳朝陽不同，鳳朝陽不過是個被寵壞的蠢傻任性孩子，相比之下鳳朝歌成熟深沉的多。

侯凝珍的目光又落到鳳朝陽身上，她不明白為何平日與她極親近的鳳朝陽今日如此反常？難道是她突然醒悟？還是鳳朝歌使了什麼手段？

鳳朝陽看著侯凝珍落在自己身上滿是探究的目光，淡聲提醒，「二孀，您若是再耽擱下去，四姊姊就連晚飯都要錯過了。」

鳳朝玥聞言，忙搖了搖侯凝珍的手臂，「娘……」

侯凝珍回過神，看了看身後的鳳朝玥和鳳朝玉，「玥兒，我們走。」

看著侯凝珍母女三人的背影逐漸遠去，鳳朝歌轉頭看向鳳朝陽，欲言又止，「朝陽，妳怎麼突然……」

鳳朝陽看著鳳朝歌，拉起她的手，「姊姊，這本就是妳的，不該被他人占去。」

鳳朝歌自是知道，這掌家的權力二孀本該在她及笄之時交出來，可是卻一拖再拖，及笄後她曾提過一次，可是因為鳳朝陽的關係黃了。

鳳朝陽當時說二孀管家管得好，而且若是鳳朝歌開始掌家就更沒時間照顧她，所以鳳朝陽一鬧再鬧，鳳朝歌便罷了收回掌家權的想法，今天卻出乎她的意料。

鳳朝歌反問，「妳不怕姊姊照顧不好妳了？」

「我都這麼大了，哪裡還要姊姊費心照顧？」

鳳朝歌馬上搖頭，「不管妳多大，姊姊都要照顧妳的。」

鳳朝陽只覺心中一暖，多少年沒有這種感覺了，上一世她每日坐在寒冷的寢宮，每日受著妃嬪的請安，她們明裡互稱姊妹，暗裡卻想著如何置對方於死地。

錦花院。

侯凝珍坐在桌前，狠狠的拍了下桌子，桌上的水杯搖晃，撒出水來。

「小五今天是發什麼瘋？竟為了大丫頭和我搶掌家之權！」

「夫人，五姑娘不是一向最容易擺佈的嗎？您送她一些小玩意哄一哄，讓她再幫您要回來就好了。」大丫鬟冰蓮站在侯凝珍身後替她出謀劃策。

侯凝珍搖了搖頭，冷笑一聲，「今日在老夫人那我沒有哄嗎？」

「那……」冰蓮無法了。

「小五一向與我親近，今日突然和我作對，定有人從中挑撥，不然她能起心思與我爭掌家之權？」侯凝珍語氣中滿是輕蔑，端起茶杯聞了聞便放下了。

冰蓮看了忙端起來，遞給身後的丫鬟，「快換杯新的。」一邊問道：「那夫人您懷疑是大姑娘做了手腳？」

侯凝珍搖了搖頭，「鳳朝歌愛她妹妹如命，能捨得利用？」

「那是？」冰蓮更加糊塗。

侯凝珍看了看冰蓮，搖了搖頭，「枉妳跟在我身邊這麼多年，竟連這都看不出來？」她雖是責備，語氣卻難免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。

冰蓮聞言忙低下頭，「還請夫人指點。」

小丫鬟這時將新茶遞了上來，侯凝珍接過嘗了一口，隨後說道：「整個將軍府，除了老三家的，還有誰有心思和我爭這個？」

「您說是三夫人？」冰蓮語氣中略帶詫異。

侯凝珍淡淡的看了一眼冰蓮，隨後環視屋內，揮了揮手，原本候在一旁的丫鬟們全都退下，只剩下她和冰蓮兩人。

「別看資惜琴平日裡吃齋念佛，與世無爭，她的野心大著呢！」

「可是為何三夫人想要爭權，最後卻是大姑娘受益？」

「鳳朝歌遲早要嫁人，到時候大權旁落，資惜琴自是有理由和我爭一爭。」

「可五姑娘不是說，等到大姑娘出嫁後由她掌家嗎？」

侯凝珍聞言冷冷一笑，「就憑她？還不是個隨人擺佈的傀儡。」突然她好像想起什麼，放下茶杯，「佛堂那裡有人代替玥兒了嗎？」

「回夫人話，奴婢已經派了膳房的一個小丫鬟去了。」

侯凝珍點了點頭，突然露出陰狠的表情，「想罰我的女兒，她們還太嫩！」

冬日裡百花凋零，只有將軍府東南角的玲瓏閣一片火紅梅林，十里飄香。

玲瓏閣裡，鳳朝歌站在鳳朝陽的書架前，抽出一本女紅圖樣的畫冊，轉頭問坐在窗前仔細修剪梅花的鳳朝陽，「妹妹，妳這書能否借姊姊看幾日？」

鳳朝陽坐在窗前，神情專注的望著花枝，「姊姊喜歡便拿去，妳我姊妹，說什麼借不借的。」

鳳朝陽說完，身後的子衿不禁詫異，平日大姑娘要束梅花都不給，今日竟如此大方？

鳳朝歌也是一怔，隨後笑道：「那謝謝妹妹了，姊姊看完便讓白露送回來。」

鳳朝陽放下手中的剪刀，端詳了一下瓶中的梅花，然後轉頭看向鳳朝歌，「怎麼樣，好看嗎？」

鳳朝歌走到窗前的榻上坐下，細細的看了一會，感歎道：「沒想到妹妹的手藝這麼好。」

鳳朝陽聞言淡淡的笑了笑，心想，她的手藝如此精湛，著實要感謝蕭與哲，宮中數千個寂寞的日子，只有這些花花草草陪伴她。

「姊姊喜歡就好，一會我讓海棠給姊姊送過去。」

到底是親姊妹，血濃於水，鳳朝陽突然的熱情並沒有讓鳳朝歌太過不適，只覺得

她的妹妹終於長大了，不再排斥她。

鳳朝歌笑道：「不用麻煩海棠了，一會讓白露拿回去就好。」

鳳朝陽點了點頭，並未強求，她和鳳朝歌之間沒有那麼多拘束。

這時屋內的簾子被撩起，海棠走了進來，俯身行禮，「姑娘，備好了。」

鳳朝陽起身拉起鳳朝歌的手，笑道：「我吩咐小廚房做了姊姊最喜歡吃的燕窩糕，又在梅樹下起了一罈去年的雪水泡茶。」

鳳朝歌起身跟著鳳朝陽向南閣樓走去，「去年小雪降的雪本就少，雪水一共才三罈，不年不節的拿出來多浪費。」

「沒關係，今年搜集多一些。」

第三章 打發刁奴

鳳朝陽的玲瓏閣可以說不亞於皇宮的富麗堂皇，集南北建築風格之精華，前有巍峨牆瓦，後有清秀山水。

玲瓏閣分三部分，正院和南北閣樓。正院是北方巍峨的風格，端莊氣派；南閣樓是江南的粉牆瓦黛，一到夏日雨季鳳朝陽就會搬到南閣樓居住，感受江南畫船聽雨眠的雅致；北閣樓是修繕玲瓏閣前鳳朝陽的居所，後來修了新居所，鳳朝陽便將它當庫房使用，更名藏樓，得了奇珍異寶便收藏其中。

上一世由於她不甚上心，交給了身邊資歷最長的奶娘劉嬾嬾管理，誰知後來她出嫁清點的時候，珍貴的藏品已經所剩無幾。

而玲瓏閣修繕得如此華麗，不僅要多虧她上一世蠢傻無知，還要感謝侯凝珍母女。侯凝珍說女孩子就要富養，之前的北閣樓太過樸素，一點都沒有將門嫡女的氣度，要她看看鳳朝歌的蘅蕪院，那可是大將軍命人新修繕的，不知花了多少銀子。鳳朝歌原本是和鳳朝陽一起住在玲瓏閣的，後來鳳朝玥從中挑撥，再加上鳳朝歌總是拘束著鳳朝陽，她便耍賴要自己住。玲瓏閣本是母親住的地方，鳳朝歌自是不捨得搬，但是她任性得厲害，父親沒辦法，只得新修建蘅蕪院。

新修建的蘅蕪院自是比歷經多年的玲瓏閣好看，她聽了侯凝珍的挑撥也要修院子，祖母不同意，父親更不同意，說是母親生前的院子不能破壞要留個念想。她當時雖然任性，但仍是個孝順孩子，便作罷了，不想侯凝珍對她說，舊院子可以留著，在此基礎上修建別的院子不就好了？

她聽了便去求祖母和父親，父親被她氣得直接回了漠北軍營，祖母起先不同意，後來自己便絕食抗議，鳳朝歌心疼她，說可以和她換院子，但是侯凝珍說鳳朝歌院子的風水不好，還是玲瓏閣位置絕佳，她更加一門心思想修院子。

最後祖母差點被氣病，不得已才先給了她母親生前留給她的嫁妝，侯凝珍母女便為她出主意，如何修才最好看最貴氣，其中不知道搭進去多少銀子。

後來鳳朝歌出嫁，鳳朝玥便住進了她的蘅蕪院，而自己嫁進平王府沒幾個月，鳳朝玉便住進了玲瓏閣，如此想來，她不過是被人利用的棋子。

姊妹倆相扶上了閣樓，房間當中放著一張花梨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各色筆筒及數十方寶硯，西牆當中掛著一幅米襄陽的《煙雨圖》，左右掛著一幅對聯，乃顏公墨寶，上書——煙霞閒骨格，泉石野生涯。

整個屋子佈局舒雅，見珍於細處，書卷氣十足。

鳳朝陽與鳳朝歌於榻上几前坐下，開著窗，遙遙望去紅梅如胭脂一般，映著雪色分外雅致。

子衿在一旁烹茶，清冽的茶香混著濃郁的梅香在屋內散開，沁人心脾。

白露將烹好的茶奉上，姊妹倆都喜靜，整個閣樓此時只有她們主僕四人。

鳳朝歌端起茶杯，還未入口便歎道：「子衿的手藝真的是越發好了。」

「謝大姑娘誇獎。」子衿聞言放下手中的團扇，俯身謝道。

鳳朝陽右手端起茶盞，左手迴旋茶蓋，茶香在鼻尖四溢，「今早在祖母那怎麼沒看見三嬸？」

「三嬸身子一向不好，許是又病了。」畢竟她曾失去過一對雙生女兒，正是早夭的二姑娘和三姑娘，這樣的打擊對她孱弱的身子更是雪上加霜。

鳳朝歌放下茶盞，拿起備好的玉箸夾起白玉蘭花盤中玲瓏精巧的糕點，「早就聽說妹妹新請了廚子，沒想到手還這樣巧，這手藝怕是不比宮裡的差。」

「姊姊若是喜歡，我就差他去蘅蕪院。」

「可別，我都多大的人了，哪像妳這小姑娘喜歡點心。」鳳朝歌馬上回絕，這樣手藝的廚子難請，她若是要去，鳳朝陽這裡怕是一時再難找到好的。

「那我就日日讓他做了給姊姊送去。」鳳朝陽自是知道其實鳳朝歌愛吃點心，她記得上一世宮中有一名手藝了得的糕點師，鳳朝歌懷了身子時，一次去她宮中吃到，念念不忘，她使命廚子去鳳朝歌府上做事，卻被宸妃從中攔下，那時她雖貴為皇后，卻是個不受寵的，宸妃恃寵而驕，在宮裡一向飛揚跋扈慣了，她知道後只能作罷。

「子衿，吩咐小廚房再做些糕點給姊姊送過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子衿轉身往外走，又聽見鳳朝陽道：「再給三嬸送去一份吧。」

鳳朝歌略帶詫異的看了看鳳朝陽，「三嬸？」

「姊姊以為，今日我們要了掌家之權，二嬸會如何想？」鳳朝陽看了一眼鳳朝歌身後的白露，然後低頭嘗了一口茶。

鳳朝歌自是看到了鳳朝陽的目光，對身後的白露道：「妳先退下吧。」

白露退下後，偌大的房內只剩下窗前品茗的姊妹倆。

鳳朝歌略思考一下，「二嬸會以為是有人在後面推波助瀾。」

「那妳猜二嬸以為是誰？」鳳朝陽眸中含笑，反問道。

鳳朝歌恍然大悟，「三嬸！妳我必是要出嫁的，到時候這掌家之權旁落，三嬸定是有資格一爭的。可是……」說到這她又猶豫了。

「姊姊但說無妨。」

「妹妹妳素來與二嬸親近，今日怎會想……」鳳朝歌雖是猶豫，到底問出了口。鳳朝陽看著鳳朝歌小心翼翼的神情，心中生愧，鳳朝歌對她的好可說是無法挑剔，就算是對自己有利的事情，也會事先考慮她這個妹妹的感受。

上一世發生的事情她不能說，但是她明白無論前世還是今生，姊姊都清楚二房三

房的狼子野心，都是她太過執迷不悟。

「二孀對我如何，我想姊姊看得出來。」鳳朝陽說著，面露憂傷之色。

鳳朝歌看了不免心疼，「妹妹，妳也看出來了？」

鳳朝陽點了點頭。

「之前姊姊不想妳親近二孀，不是怕妳得到的寵愛比我多，是二孀並非真心對妳。」

「我都明白了。」鳳朝陽眼神懇切地看著鳳朝歌，「姊姊不會怪我不懂事吧？」鳳朝歌握住鳳朝陽的手，笑道：「傻瓜，姊姊怎麼會怪妳？如今妳既知道了她們的用心，姊姊就放心了。」說完又頓了頓，「只是，妳又為何要給三孀……」

「姊姊，二房三房欠我們的太多，難道不應該討回來嗎？」

「妹妹……」鳳朝歌看著鳳朝陽眼中難藏的恨意，略帶吃驚，「姊姊自是信妳，但是到底是親人手足，還是小懲大誡為好。」

以今時今日的發展，鳳朝陽能明白鳳朝歌此時的想法，二房三房的狼子野心才剛剛萌芽，姊姊自是無法理解她想滅他們滿門的仇恨，所以還要等，等來一個讓姊姊心服口服的證據。

「當然。」

Crescent Family